

身为女子，我也爱张望女子

水伊

民国年间，一对年轻夫妻从河北曲阳逃荒来到佛光村。他们在佛光山顶盖起简易房子，在佛光山梁开垦荒地。

年轻女人每天一早从佛光寺背水。

佛光寺有一眼井，井的历史大概和寺庙初建一样久远。

遇到背水女人的儿子，他说他妈妈当初不是背一桶水，是三只木桶铁圈箍一起，有一百四五十斤。

我问，你母亲高大吗。他说也不算太高，一米六多。

设身处地想了想，不要说三桶，一桶我也背不动。一想到女人这么辛苦，都想捂脸哭一场。

佛光海拔1320米。

有了寺里这眼井，水一盘一盘靠着轱辘绞上来，一桶一桶背回家，一口一口养活人。

背水女人叫胡秀英。2021年去世，九十一岁。

胡秀英生了十个孩子，六男四女。

除了背水，还要洗衣做饭，还要石磨磨面，还要下地，还要抬举娃娃。

当地有说法，先有佛光寺，后有佛光村。

当时，佛光村除了佛光寺的出家人，没有多少人家。从梁林的记录里可以看出来。林徽因看见东大殿大梁下有字后，先是请寺僧去村里找人，寺僧出去一天，只找来两人。搭架子用了一天。梁林纪莫四人一着急，自己爬上大梁，床单撕成条，水打湿布条，再把布条一人传递另一人，梁下土朱着水，字显出来。这一项，就用了三天时间。梁上还有千年的蝙蝠粪，还有臭虫。是不是想一想会崩溃？可是，这真的就是当时名门大家的二代们在做的事。

莫宗江晚年回忆，作为梁思成的助手，梁思成从来不会指挥他做这个做那个。什么都是自己带头，行李都是自己早早备好，等交通工具来，什么都自己动手。他特别提到，大概是梁林在美国留学时带回来的习气。

主导了东大殿的宁公遇，看见东大殿建造时间的林徽因，逃荒来到佛光村的背水女人胡秀英。她们在暗处，在低处，支撑起一个个华丽丽的世界。

多提一句，2024年，宾夕法尼亚大学将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。1924年，林徽因到宾大留学，宾大建筑学当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，林只好主修美术，选修建筑。不到百年，宾大建筑学女生已多过男生。

阿城说得好多，世俗间颓丧的多是男子，女子少有颓丧。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。因为要养育，母性极其韧，韧到有侠气，这种侠气亦是妩媚，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。我亦是偶有颓丧，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。

2000年，自来水来到佛光村。当时，闫家寨打了480米的深井。佛光村也出钱出力，寺里捐了钱，国家给了一部分，也有个人捐了一部分，村民义务挖管道，管道一直挖到佛光寺。

水塔现在在寺东坡的唐塔附近。我都去看过。



午后不久，朦胧暗色越过苍茫群山，冰封河流，荒凉田地，萧瑟树林，一直涌到楼顶避雷针上，后来就蹲在窗前不动了。记录时间的钟表并未发生改变，分分秒秒，一板一眼，从从容容，却又仿佛被某物挟持住了，变得紧凑、急促而令人慌张。

母亲说，熬上几天，冬至就制住了。好像冬至是一件器物、刀剑、棍棒，或者怒目金刚，反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震慑，在暗处对着时间施一招，它便乖乖收了戾气。民间有“过一冬，长一针”之说，一针一针，带着不情愿，俨然躲在房檐下避雨的小孩，脚尖要一点一点蹭出来。

记忆里，冬至这个节气包括其后的新年，我们村多是不过的。顶多在前夜煮好豆子，明早做一锅红稠饭，第一碗敬先祖，有时会上炷香，但有时也只拜拜作罢。

村里人爱说，冬至十天阳历年，仿佛冬至是阳历年的先锋官，急吼吼，穿风驾雪，一襟寒意，抵临人间，对着红尘众生说：你们且不要惊慌，阳历年马上就到。其实阳历年也是春节的先锋官，真正被人间看重的，还是过大年这件事。新冬旧年，新冬，就是冬至节，这一天起，正式进入数九寒天，人们扒着手指头数，一九，二九，三九，四九，直数到九九又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

一入九，村里人便不去地里劳作了，男人窝在家里，吃烟下棋做笤帚，女人坐在炕上搓麻纳鞋底。深冬的村庄，萧瑟枯寒，倘若不是炊烟不断升起，会让人生出荒芜的错觉。冬至以后，温河河面被薄薄的冰凌彻底冻死了，想洗衣服，就得拿锤子敲。冰面下的水比其他季节更清更净，还冒着白气，手伸到水里，竟然有暖意，乃至小孩幻想，河里有一个山清水绿的世界，有快活的小鱼和蝌蚪。

小伙伴位于县西的外婆家，冬至这天，男人要带上男孩子们，跨河入山，祭奠先祖，隆重热闹。祭奠先祖，首先得

用黄贡，黄色历来是最贵气的颜色，加上本地产黍，所以就将黍子酿成面，做成黄米糕，备下香烛、黄裱、元宝、烧酒和五色纸，到祖坟前，按辈分排序敬酒拜祭，颇是讲究。以冬日冬至，致天神人鬼。他们一直坚守着冬至大如年的习俗，过年有怎样的礼仪，冬至一样不少。人类自己过个节，连神带鬼都会告诉人家，有点炫耀的成分，当然也有点骇怕和乞怜的意思。

记忆里有年冬至是在庙里过的。大雪封山，都无所事事，便在屋子里唱戏。二胡架起，再将两个茶缸翻过来，取两根筷子，邦邦邦邦敲起来了。那段时间，我跟女伴能唱半本《楼台会》，而另外的人学会了《辕门斩子》。当然，都不专业，唱得七声八气的。

记忆总是温暖的。而冬天，也是最能深切感受温暖的季节，一件衣，一钵汤，一杯茶，一盅酒，一豆灯光，一扇门，都会给人带来活着的笃定感和幸福感，仿佛这世间多少风刀霜剑，都是可承受并化解和接受了的。

冬至，无疑就是走到万丈深渊之后，再往下的前程万里。它像喊醒物候的神，为旅人提供能量的驿站，让灰蒙蒙的冬天，醒过来。冬至之至，阳气始生。从此，阴阳扭转，昼夜变换。一年中最漫长的一夜过后，寒冷正式登场。只是这寒这冷，是敞亮的，干脆利落，正大光明，令人欢喜的。

据说，古人喜欢“自冬至日起画梅花一枝在窗上，佳人早起梳妆时，每日以胭脂随手画一圆，待九九八十一圆画满，梅花变杏花，推窗春色满园矣”，可惜这份风雅，今人已无福消受了。

友人说，苏州街头有腊梅在卖，10块一枝，她买了插瓶，就着花香临摹《快雪时晴帖》：快雪时晴，佳。想安善。我去不了苏州，干脆网购了一把樱桃枝，插到水里，隔日开花，满屋子粉粉紫紫，热闹矜持，仿佛春天抵临，一时竟觉暖意无边。

扶中年起来浪漫

卫刘芳

前几天看了一个被人堂而皇之备注为“中年男人的心痛”的电影片段，讲的是一对中年男女同住宾馆的一段感情纠葛。女人半夜敲男人的门，在门口声称要归还浴袍。这个中年男人微笑着接过，礼貌道谢，然后关上了门。女人吃了意外的闭门羹。门内传来波澜不惊的回答：对不起，我累了，年纪大了。

你老了，你累了。一群小青年列队把我们中年人跟帖嘲笑了个够。那么，我们这些骨灰级玩家现在在干啥？成为著名编剧的枪叔把老婆和儿女送回家乡过暑假后，一声喟叹“四十岁才知酒的好”。拿到某互联网巨头终身员工派司的某刀辞职去考了潜水教练证，天天泡在深海里看鱼虾看沉船。而我，一个前文艺妇女，把“远庖厨”的座右铭一掌劈翻，日日在碗碟间庖丁解牛。我们都在做十年前没有预料到的事。那时候我们要的是笔锋下杀伐决断的快感，赢的是红拂绿珠的回眸一笑。个个心头有一团火在燃烧，会为了一个女孩子争风吃醋，甚至深夜买醉差点在松花江殉情。现而今，我们像被捋顺毛的猛兽，伏在“中年”招牌下，舔毛打坐。

你看，某5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总裁晒出了自己双目涣散的工作照，他被每季度的财务业绩折磨得快植物神经紊乱了，而一位粉丝百万的情感两性女作家在忙着张罗养老社区。是的，我们中年人无暇顾及浪漫情怀，我们用力在写真人版的《名利场》和《中华养生智慧》。回头看，这些光鲜的成就背后有一丝黯然——我们果然不再是少年了，没有少年的心思了。不过，这不是认命，是对自我身份认同后，在确立辨识标志，力争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事业圈和家庭圈的行为。这不是坏事，往高了说，这是社会责任感。

不过，我依然想招招手：中年人，你停一停，缓口气，让心头残存的浪漫冒个头。不然，王实甫为啥要写《西厢记》，因为爱情高于门第之见高于功名利禄。汤显祖为啥要写《牡丹亭》，因为爱情可以让人起死回生。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但生活中不能没有浪漫。爱情是发生不测时灾后重建的重要支柱，浪漫是给枯燥生活必加的柔光镜。

“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拂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”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”中国式爱情和浪漫万世不泯。我们中年人不仅要承担建设家国的粗活，也要将历史审美情怀传承下去的细活捡起来，好对子侄的人格、心态、心理有所引导。所以，2024，扶我们起来，我们还能用诗歌、小说、绘画、雕塑、乐曲、摄影、代码、美食等等成百上千种形式为爱表白。我们中年人，炫技起来，那可是令天地为之一暗啊。